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六

信安程 俱

狀劄二

辭免太常少卿由尚書省狀

今月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除某太常少卿日下供職某契勘昨詣都堂呈納劄子具述某愚拙不才選調十有七年粗知州縣利病及改官後所歷差遣皆是閑簡去處從初至今坐尸廩祿又十五年久負厚顏况今國步艱難尤非小官端居苟祿之時乞賜陶鑄外任合入差遣庶幾少塞平日素餐之愧未蒙施

行某遂再具狀申陳某昨以臯庆之餘寓居鎮江屏
迹丘園自知無用伏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某
雖累經寇攘之後衣食不給然不敢出干祿仕於去
年八月忽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惶恐具狀備述多
病不才及朝廷方當總核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
賤小臣尸祿養痾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
尚書省劄子催促就職再具劄子申陳政府具述如
前久不聞罷漸至冬深疆場未寧恐涉避事遂以十
月二十三日赴行在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
略如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丐歸林下

貞節堂表氏鈔本

今僕射相公門下侍郎及尚書左丞時領中司每蒙
與見皆曾具布此誠而正月已來邊報日急未敢復
申前懇又蒙恩命還置禮曹入謝之初即復狼狽渡
江緣路遭劫幾至裸露即與妻孥徒步趼足奔赴行
闕以二月十四日到杭州今來天氣漸暖既無外虞
厚祿清曹別無規避乃敢復申前懇乞陶鑄宮廟一
次今來乃蒙更加進擢聞命惶恐若無所容况太常
高選當得一時賢雋博通之人乃能允悵人望疵累
不才有如某者豈敢冒居兼某於十四日徒步山間
失脚倒地有側石隱着腰脅疾痛日加有妨行步俛

仰見請假將理所有恩命不敢祇受
今月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為蒙恩除太常少卿疵
累不才豈敢冒居兼緣某先累具狀劄子乞外任合
入差遣及宮廟一次乞賜檢詳前狀施行今月十九
日准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不允仍依
已降指揮日下供職某疏遠小官仰煩朝廷再降指
揮趣令就職非某疵賤之所宜蒙爾稽違罪當竄斥
然有誠悃須至控告朝廷乞加揆察某^近者三具狀
劄申陳既以久尸廩祿乞一外任自効少塞平日素
食之愧未施行間又申向者揚州所陳誠懇乞差宮

貞節堂袁氏鈔本

廟一次亦是未蒙矜允而乃遽被超遷却便祇受是
前日求退皆非實情若非缺望不遷即是邀求進擢
以迹觀之可謂躁進嗜利不顧廉耻之人豈可置禮
樂之司以玷一時之選有害政體無補事功使其稍
有識知豈敢犯此公義伏望鈞慈罷免恩命檢詳某
累次具狀劄子乞早賜施行俾某不累朝廷用人之
美下不為清議所非進退之宜兩得其所不勝幸甚
近具狀乞賜罷免太常少卿除命檢詳前此累次狀
劄乞陶鑄外任或宮觀差遣於今月十九日再准省
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再具狀述昨方乞外任及宮

觀未蒙施行間有此除命義難祇受乞賜檢詳前狀
施行今月二十五日再准都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
某疵賤小官上竇再三累煩朝命死有餘罪契勘庶官
日來唯左右史臺諫官例有辭免其備禮一辭其餘
必有因依方敢冒陳情悃今來若非義有可辭豈敢
屢違朝旨某之知義難安不敢祇受者其說有五不
避煩瀆今請一一具陳某近請外任繼乞宮觀未蒙
施行乃叨進擢若遂就職則是前日叩請皆非本情
以迹觀之難逃清議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一也昨
者車駕到杭州之初某嘗於朝廷妄陳管見以謂元

貞節堂表氏抄本

豐官制初行除官尚多不足祖宗以來御惜名器自
崇寧後於是從官悉皆除足至諸曹郎吏無復闕員
官以益多事不加治今國步艱難尤非崇虛飾備冗
官之時進一士當得一士之用具一官當有一官之實
其間亦及太常少卿與禮部郎官或可互兼之意推
此類具言之近聞已除黎確太常少卿而季陵亦兼
權寺事繼又除某若遂就職則是苟叨日前進擢之
利不顧前日所獻之言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二
也祖宗以來三館臺閣承學之士必更中外繁劇之
選才德器業如韓琦經術士行如王安石文章才氣

如蘇軾皆以館職監左藏庫或省府推判官與夫州郡之寄不唯不以文學政事分為二途亦使中外迭居周知吏事頃年以來頗乖舊典故分符出使者或多文俗之吏雅意本朝者鮮知裁剴之方如某鄙陋么麼蓋不足道雖入任之初上書邪等入籍居選調十有七年然自改官以來宮觀任滿即備貢書局從初至今兩為著作佐郎三為禮部郎官徒以編摩著撰為名初無赴功立事之補今乃更蒙擢置奉常典司禮樂尸祿充位益負厚顏其實何人常玷清選故力乞外任冀効寸長不然辭富居貧竊食宮觀今來

貞節堂袁氏鈔本

除授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三也某以廢斥之餘赦復舊官曾未三年浸還舊物雖艱難以來朝廷兼收並用何所不容然疲驚選擢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下不得分憂共理以備使令今四部多壘臣主憂辱之時雖處庶僚宜皇寧處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四也而又私計狼狽迫切之甚不敢不布腹心以覬於察某奇蹇窮獨世無與比昨在鎮江兩經兵火近者倉猝隨駕起離身與妻孥徒步跣足飢凍累日奔赴行闕沿路遭劫資用無餘血屬幸存貧病交至而年垂六十老無子息內

無弟姪羣從之助外無甥婿強近之親病妻疲弱三
女未嫁苟今寄寓他所恐亦未保生全故欲備負外
任宮觀差遣不唯小輸怒蹇以謝素冷亦或收拾妻
孥待盡立壠若勉就寵遷豈得遽去此某所以不敢
祇受者五也伏望朝廷察其誠懇特賜指揮檢詳前
牀施行

某自三月初以來震駭憂憤尋以病告申乞外任差
遣繼乞宮觀於十六日蒙除太常少卿日下供職某
即罷禮部郎官職事止以階官具狀申尚書省乞罷
免除命檢會前狀施行蒙指揮不允某再具狀申緣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先乞外任及宮觀差遣若今來祇受新命即是前日
所請皆非實情以迹觀之難逃清議仍乞檢會前狀
施行再蒙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又於二十五日
具述如前又言車駕到杭州初某曾具管見乞省冗官
其間亦及禮部奉常可以云兼之意今來已除黎確
太常少卿兼季陵見以起居郎兼寺事今又除某若
遂祇受則是苟徇目前進擢之利遂長前日所獻之
言又言方臣主憂辱之時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
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雖在庶僚不皇寧處
之意仍乞檢會前狀陶鑄外任差遣或宮廟一次四

月一日准都省二十八日劄子除直秘閣知秀州

四月二十二日車駕經由秀州賜對劄子

臣伏見陛下復正天位適以正陽之朔天日明霽氣
候協時此天眷有宋而保佑陛下之符驗也御殿之
初搢紳士大夫徃徃感涕詔音始下皆欣然若更生
此又助有宋而歸戴陛下之明證也豈非方今國勢
不振宗社岷岷安危之任在陛下永膺天祿盛德日
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皆仰有以當天意俯有以合
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反是則天之所以眷
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

貞節堂袁氏鈔本

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方靖康京城之陷大宗
正屬狼狽此徒無遣族焉國朝故事親王未有得預
外廷當事任者而陛下乃適以親王搃兵河外於是
神器有歸宗祀絕而復續日者事變之起陛下退處
別宮不閱月而復正天位此天所祐非人之所能為
者也古稱大福不再而天祐陛下者再此天下之慶
而陛下所當戒懼之時也戒懼則如之何政事舉措
刑罰施置使足以當天意合人心而已古之人君承
衰亂之世能濟大難以致中興者率由是也詩曰戒
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故臣敢以是為陛下反

正之初之獻狂愚惟陛下留聽

臣竊見陛下奮勵威武不遑寧居以圖恢復中興之業此黃帝居無常處以兵車為營衛與夫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之意也然恐它日隨機應變移駐不常若分大將以鎮撫諸路則宿衛單寡若使州自為計不加措置恐寇盜生心願陛下與大臣將帥深圖其宜若每路以前宰執之有才望或大將之才略忠勇者一宜為制置使諸州仍御擇守臣勿輕移替少寬文法俾盡才力庶幾足以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而能保一路一州之人衛王室輸貢職而禦寇敵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貼黃唐節度使帶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蓋節度主兵觀察主財賦今制置使若帶制置度支等使則兼管財用而本路轉運為度支之副

昔漢高帝與項籍戰彭城敗至下邑下馬據鞍而顧曰吾欲捐關以東誰與共此功者張良進曰黥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韓信可當一面陛下必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漢高即用良策其後會垓下卒滅楚此捐關東三大國以王此三人之力也今陛下欲治兵江浙若淮南不能堅守則江浙不能安願捐淮以南京

以東為四五大鎮以置忠勇梟雄之人俾居自為守
出自為戰使足以捍敵人之衝然後江浙可以休士
治兵伺使決策以圖西向也

契勘本州華亭縣通惠鎮舊名青龍鎮最為繁劇去
處自來監官兼本鎮烟火公事係吏部差注京朝官
自頃以來止差使臣徃徃不通文法吏事况本鎮無
異大縣不與尋常場務一同切恐不可輕授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令有司依舊來格法注京朝官

奉聖旨見任官罷令

吏部差京朝官仍令兩浙轉運司差文官權

寄李樞密論事劄子

貞節堂袁氏鈔本

某昨者伏聞朝廷遠馳召節允副具瞻尹正王畿進
職祕殿有識欣賴隱如長城屬寇入已深中外隔絕
大變猝起二聖北征率溥之情痛憤難過况碩德純
忠股肱柱石其為痛憤憂灼何以堪處幸天命人心
未長有宋今皇帝適以元帥摠戎于外德業隆重四
海樂推聿承大統宗廟社稷華夏生靈永有依歸幸
甚傳聞車駕駐蹕南京或云亦已遣兵肅清宮闕或
云方議巡守江淮料須及時早定大計緣今已是深
夏更數日即是六月節氣不數十月水冷草枯諒惜
分陰當無曠日此正主上大臣焦心盡瘁嘗膽枕戈

之時也伏想亟趨行在摠發廟謨惟時幾以佑聖主使宗社永固皇業再隆天下各安其生某得長守立園與蒙膏澤下情無任翹企之至不敢具狀以塵鈞覽輒具劄子少叙悃誠伏幸賜察

某竊以前年虜人犯境之初宰執侍從如竹葦林下主即吏小官震動失色而朋公以一太常少卿忠智奮發惟圖大計感憤激切言與涕俱當是之時止則天下是念曾身之不暇恤顧豈有貪功懷利之心哉開寶話言龍天實在此固某之所以歎息面讚自愧驚懦者也雖在廢之中忘其取禍切切為人感槩稱

貞節堂袁氏鈔本

述者已然當是時朋公以疏遠一旦為上畫策如數一二任國大事奮不顧身旬日之間位冠樞府中外之望頓重益隆此固古人之所甚畏者也夫大名難以久居驟貴衆所深忌而又以疏遠之士一旦謀畫忠勇遂蓋在廷之臣嗚呼斯亦危矣虜退之初某在南徐客有誦朋公謝表者其言實壯而某愚不曉事雖對客歎仰而心竊為左右懼焉它日東下士於是有以矜伐自任斥朋公者某竊恨之高明安得有此殆不知之過耶夫任大事立大功望實蓋人可謂處甚危可畏之機也非示之以不能持之以謙退求無

嫉忌顛沛不可得也觀龔遂治渤海其功亦微耳而王生教以詭對淮陰侯下趙方北面師降虜而文計策其下而取之所以盡其力也况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詢于葛藟樂取諸人以為善固明公之所厭飲者已使其人與其言可用固善即不可用何損於才略威望哉願觀文堅前日忠勇奮發憂國如飢渴之心而加古人深崇退抑之意則朝廷有柱石之賴而天下蒙悒悒之賜矣某欽向之素固非一日伏自昨者數奉光儀益窺器業之大德義之美傾頌之切如前所陳而誤蒙知與亦異論輩是以妄其罪戾敢獻

貞節堂袁氏鈔本

區區之誠非欲明公永無忌嫉顛沛全身保位而然也某觀今艱難之時其德義才力足以任大事衛王室赴斯人之望者非唯駕鄙所窺實在左右而有識之士皆然古人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者非特為朋公計也是以僭易有言伏侯謹絕方今天下譬如人身五臟久虛忽得大病危困之極賴元氣尚在蹙而復蘇正須所服湯劑物物中病所進飲食一一適宜不使少失平和不可少有傷忤倍萬調護然後可望復安此正主上宵衣旰食焦勞嘗膽之時也然主上初即位諒謙恭退託委任大臣則安危治亂之機中

外諸鉅公之責也非至公至仁至勤至儉深思遠慮
未有能濟者也非如諸佛菩薩禹稷孔孟用其心亦
未有能濟者也竊有愚歎思布於諸公則罪廢之餘
加以久病誓不求聞其身欲隱而不藏其狂言將為
不知者之所疑誚矣然念世蒙國家涵養之恩又嘗
食卽吏之祿矣驚懦無以圖報毫髮又况天下無事
養食者與蒙其福天下有事塗炭先之故不勝感慨
激切之心布於左右亦冀此言誚聞於諸公雖得借
越狂妄之罪不敢辭也王蔡之所以為相固諸鉅公
之所稔聞而深戒者也若徒知王蔡之罪而不變王

貞節堂袁氏鈔本

蔡之術未見可以弭亂也大臣之患莫大於懷利而
患夫苟利於己悖理不恤也越法不恤也傷財不恤
也害人不恤也敗國事不恤也積而至於無所不至
者皆懷利患失之故也而不知利之所以為害也今
艱難隍杌如此固非懷利患失之時也諸鉅公固非
懷利患失之人也此一事無可慮矣然而大臣之患
又莫大於怙權而好勝者不可不察也人臣初孰不
欲言聽計從久安於位無所取疑於上者而肯取怙
權之名哉積好勝之心而不已必至於怙權也何以
言之進一人為建一事焉初亦漫耳同列偶有異同

臺諫偶有論列於是所進之人遷之愈驟所建之事行之愈力我之所進雖小人而衆所不與必力援之親戚廝役不遣也我之所惡雖君子而時之考也必顯濟之芥蒂不置也是不唯出於好勝而已意天下以已為言不行也意天下以為眷弛而權去已也故極力而抆之耳如是則無非一己之私者君之威福事之是否國之安危果安在也人臣而有怙權之名免於禍者鮮矣是不知好勝所以為大不勝也大臣之患莫大於爭能而護短者蓋不可不察也大臣之於國譬之操舟今者中流遇風波之時也苟可以濟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不問其力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謀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求於濟而已矣舟一敗吾肉且為魚鼈食何人我聲利之足云乎則是雖有胡越之珠鬪狼之志過溢之言亦必協心而取濟矣若曰寧使覆溺吾必去若人功必自我出如是而可乎豈有國之大臣而智出操舟者之下哉必不然矣天下之事無窮以二三股肱之力佐一人而求所行之事無不當所用之人無不堪亦無是理已使公道常存正言日至則雖或差失而害不及於天下矣以天子之尊而古有繩愆糾繆拾遺補闕之臣而人臣乃欲護短遂非此何

理也上則開天子拒諫之心必曰大臣有所為衆下
得議而我之所欲乃不得行雖忠言至論亦將不聽
矣下則長朝廷壅蔽之患初則一事不合改理一事
不戢衆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獻替不
聞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
亡之兆也蓋亦不思耳矣夫身處將相之位而當予
奪生殺之柄此可畏之地也朝有過舉而言者敢論
進有非人而同列獻疑此助我者也豈唯有助於政
理問譽之間哉抑使下不忌而上不疑知無怙權作
威福之事也豈非助我之大者此而不圖顧且力排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公論取必人主此可謂之智乎昔之大臣交惡而取
勝者又倡一說於其間此說一行而天下之善言滅
矣其說何也臣下有言於上於理雖當而非甲之所
便與所欲聞於上者則為之說曰此乙之黨也乙惡
臣使之為此言耳又摘其言委曲為之說曰其言如
此其意將以陷臣也其意將以搖某事也其意將以
黨乙也為乙游說者也而乙與甲亦然臣下有言不
便於近習之意則曰是廟堂使之也此出於中旨故
也若出於宰執之意則言者不敢言矣如是則言者
每至雖有至誠愛君憂國之心解紛排難之計雖有

謨如臯陶忠如稷契論事如陸贄激切如劉蕡而人
君若不聞矣豈唯不聽適足以取怒而已蓋以為皆
飾說游說之詞故也如此則是常以僕妾鷹犬待朝
廷之臣而永無守正自立之人矣嗚呼其厚誣天下
而欺吾君也亦甚矣凡此皆足以變亂是非隳斁綱
紀者是非變亂綱紀隳斁則事無不乖刺舛謬者矣
如是而有不亡者乎乃若言至以道揆之事至以道
揆之而勿措私情於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實無不白
矣豈讒巧之所能眩乎昔者夏姬以淫蠱亂陳楚王
伐陳而取之將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於是捨之而巫

貞節堂袁氏鈔本

臣妻之它日楚王怒或曰彼自為則不忠為王則忠
王乃釋然此楚王之所以霸也當是時楚王當論夏
姬可納不可納巫臣之可聽不可聽不當以巫臣攘
不正之意而疑其言也能推是心以納諫則如前甲
乙之論不入矣公甫文伯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
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為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
也唯其言出於母也故為賢母使其婦言之不免為
妬婦夫言一也而言者異則人心變矣然則觀言者
當能其言之是否而不當論言之者何人也雖推是
心以聽言則如前甲乙之論亦不入矣不唯甲乙相

陷之言不可用也苟聽言之際不究理之是非不可用而先懷逆詐億不信之心於其間則善言無自通矣此最人主大臣之大患蓋不可不察也某又竊有腐儒之常談往古之成事思一誦焉雖遼東白豕之類亦當今之急務前日之成戒也昔諸呂之變劉氏不絕如綫陳平以為憂問計於陸賈賈固辯士多智謀乃不為畫謀諸呂之計又不為言所以安劉氏者獨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教平以交驩於周勃者陳平固謀畫之士也又不以賈為迂濶而深然其言因以數百金為勃壽

貞節堂袁氏鈔本

往來相結納相得驩甚卒誅諸呂此何謂也蓋賈知平之智術勃之恣勇是以誅諸呂而安劉氏所不知者二人相與之情耳使平勃和則協心而事濟一有纖芥不平之隙則方且傾濟防慮之不暇亦何事之可濟何^此艱危之際蓋莫急於將相之和也且藺相如一勇夫持壁睨柱尚氣決之人耳廉頗不忍以力戰之功覆其下聲言眾辱之相如鄰避而不較也以謂國方危弱秦之所不敢加兵者以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具生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而謝驩好如初而趙國賴之彼雖勇

夫壯士可謂之賢乎此皆所謂腐儒之常談往古之
成事豈有通儒碩輔博治明智肯怒國家之大慮快
一時之福心而計出廉蔭平勃之下者何必不然
矣夫和異於同固儒士之常談而熟知者然好同之
風不草則必至於不和此最當今之急務也夫當今
之急務豈不在於練卒選將足食足兵還二聖之北
征禦強虜之南牧乎是固然使君臣之間廟堂之上
和而不同人無彼我之分事無適莫之意唯理之從
則利害無不朋事功無不立矣苟好同而不和則反
是反是則亂亡之道也故竊以為當今之急務也且

貞節堂袁氏鈔本

同則宜若無所生其隙矣而某以謂好同之風不草
則必至於不和者何也蓋自公道不行好同之風通
於上下大抵以獻忠為議已以商推為立異以可否
為相排以雷同為厚善於是雖親戚朋友有懷不敢
吐有見不敢爭初則為後言終則為拂氣二者交違
而睽矣而况廟堂之上乎何則強之使同壅之使止
故也積不快為背憎持公言為造鄰其不為仇敵者
幾希此好同所以必至於不和也嘗問祖宗時廟堂
之上鹽梅可否之論無日無之豈相排而立異哉各
盡其謀國愛君之心而已方杜韓范之當國也世所

謂同心而厚者也且以永洛一事觀之一以為可城
一以為不可一則是劉滄一則是尹洙然不聞三人
者失平生之歡也使者有一人出於私情玉言不相照
了則必睽矣大臣睽豈國家之福哉世或以謂人
主不欲臣下和恐為朋比故激使之睽以為御下之
術大臣亦或故為痕隙以攘取寵位嗚呼何其小也
天下大器而可以小數御之乎未有能長久者也
若人君以道遇臣臣下以道事上選擇委任疇咨訏
謨使各盡其所懷善者從之未盡善者改之可者用
之不可於衆者去之同不為朋比異不為非睽刑賞

貞節堂表氏鈔本

與衆共之憂樂必以天下則所謂無作好惡無偏無
黨無反無側而皇極之道立矣前所謂以道者豈微
妙恍惚之謂哉亦上合天道下合民心惟理是從而
不置私情於其間而已言之雖若迂濶此治亂存亡
之判也方今如起危困之病如濟風波如求焚溺若
是其急也所爭者晷刻所計者毫末頃刻之積毫末
之差而事有不勝諱者矣狂率死罪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
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遂施倒
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

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雞鳴狗盜之伎與夫羣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耳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內維持紀綱外攘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夫體統也又况漢高所取皆實名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耳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不使之經體替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

貞節堂袁氏鈔本

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耳觀其所立職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皆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以販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狼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夸誕不遜者為智諂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

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於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
比類者雖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之任
可以治於人而不可以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
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况過此任乎
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唯不
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
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
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
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
如以莛為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

貞節堂表氏鈔本

此區區娶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浚憂者也願明
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為是一為明主精言之亦天
下之幸也

某嘗竊謂承平乂安之時革弊事為難創業興衰之
時革弊事為易蓋承平乂安之時人皆樂因循積僥
倖一旦革之必駭物情而斂眾怨終亦掣肘而不得
行故曰艱虞之時天下之人自非樂禍怙終好亂不
逞無賢不肖必有憂時抹死之心庶幾休息之望苟
誠心庇民革弊去害則亦唯上之所為而已譬之居
室無事之時雖有蠹壞思欲葺而新之則居安者重

遷主財者惜費左支則右傾上堅則材竅蓋不勝其難也不幸為水火之所墊焚盜賊之所戕毀墊必一撤而更之凡前日商榷之所未定面執有所未安材值之有朽敗者於斯時也革因去取必使至於無可恨者而後已抑時之不可失也弊事之所當革者姑以重爵祿省冗官裁僥倖言之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官制既行文物大備而不盡除時中書舍人曾鞏趙彥若而已林希以館職為禮部郎中猶兼者作王古自提舉官除司農丞其初遴選如此元祐加密焉至紹聖間中書舍人結事亦多兩員尚

貞節堂袁氏鈔本

書省六曹長貳不盡除卿少郎官多闕郎官宿直六曹通輪此可見也官職亦不過數人雜學士待制有數未聞闕事遺才也自崇寧初除官皆足於是所選不精所選不精則官職稍輕而下不厭服矣又從官之中每有遷移貶責多不補以舊人俾之出入更用但欲成就門下之人且示權勢之盛不復為官擇人為朝廷惜名器也一歲必增從官十數由化岐以取待制學士者又不論也今亦可以循祖宗之舊使爵祿稍重乎若省冗官革僥倖又不可失之時也然何獨此耳凡可以改為建立使足以去弊害而裕國家

此其時矣此太祖所以創業垂統規模宏遠者亦因
草昧之時故得從其志耳今雖不同然興衰撥亂之
初也作室之喻愚闇竊以謂近之

寄李丞相劄子

某罪廢之餘驚懦狂瞽近者不勝惓惓狀敢之誠敢
以蠶管之見仰裨聽采之萬一伏蒙答以教字下情
感戴不知所云藿食餘生隱憂多慮忘其淺鄙繼欲
有陳顧自屏丘園誓無聞達之念不敢上書闕下懷
不能已用瀆鈞聽庶幾少助啓沃之際餘議所及僭
冒皇恐謹條具如左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一竊聞車駕尚且駐蹕梁宋此得計也不唯變
故之後以係西北之心兼奏報往來指蹤
制畫不至遼遠或失事機昔者黃帝居無
常處以兵車為衛今雖與古不同然亦經
綸草昧聖人焦勞勤儉不遑寧處之時也
若駐蹕梁宋以據天下之衝繕治建康以
為時巡之所備禦有素順動以時亦一時
之策也然行在百司與供奉等物要當簡
易稍略繁文多備車乘以當營衛其餘究
從或俾舟行權時之宜竊以為便

一竊有愚慮妄意萬一自來虜人入寇率是因
我之糧兩年以來皆自河北河東而來劫
掠殘破諒已無餘千里蕭條必無供億兼
彼既圖割據則於此兩路理必少寬竊慮
今秋萬一南牧却恐或自山東以趨內地
不唯前此未到城邑聚洛可以剽攘兼亦
衝我衿喉出於不意某雖不曉山東道路
但去冬傳聞虜人輜重有自單州去者又
聞向日山東羣盜有海州招安者若金人
以一軍自單州出來直擣南京一軍自海

貞節堂袁氏鈔本

州出來或自徐趨泗截斷淮楚則為患益
深更乞朝廷先事防慮控扼之地密為
經畫

一竊聞泗州建府為控扼之地然泗州城在
淮北切恐淮之南岸不可無城以買倉場
庫務軍營官府所有北城諒須亦有措置
況今已是深夏不日秋涼願惜分陰如拯
焚溺

一伏以新天子聰明聖武出於天縱然古所謂
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固

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王者用是道也。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豈不恢恢然有餘地而唯理之從哉！此古之賢佐所以未嘗不以學為言者也。願選端毫敦厚、通知古今、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天子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筵也。要令出入禁闈，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

貞節堂袁氏鈔本

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况上方焦勞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若夫使沾沾自喜，截截論言，傾險淺躁，利口嗜進之人為之，又不若無之為愈也。此蓋當今急務之一。一古者雖在艱難草創之時，紀綱亦不可不振，獻替尤不可不聞，蓋一事失宜，不比平時。

立能致患肅宗方在鳳翔李勉為御史大夫老將乘馬闕門彈劾不置德宗雖在奉天欲以試銜官與人陸贄論列再三今者行在臺諫之官諒須得人端厚誠實維持至公通達國體足以開廣聰明獻替可否則朝廷出黜陟之間政事弛張之際莫不適於事理當於人心矣夫日親講讀以資聖學妙選臺諫以正朝廷此事之本源也豈有源清而流濁表正而景邪者乎則天下無不立之事矣狂瞽仰幸采擇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一方今宰執侍從固是安危所繫休戚實同然諸路帥臣比之平時尤當御名遵若諸路撫綏無事不唯屏衛王家抑亦兵食所出兼不貽朝廷之憂得以一意兵力備禦變和如其不然小有蠢動兵旅既難抽發饋餉或致闕供擾潰之虞不可勝計且以適日浙西利害觀之可見二浙自經方賊陸梁人徃徃喜亂倪賊比作一路振駭賴安撫司綏馭措畫有方卒以無事蓋賊徒初欲出而肆掠經擣錢塘則官兵已集欲脅誘

北山集卷第三十六
鄉氓以廣徒衆則保伍素嚴是以數月之
間不離巢穴卒以窮迫乞就招安何方賊
於承平之時旬月之內能致數十萬人掉
臂橫行圍陷州府而倪賊當艱危之際以
勤王之餘半年之久不能近一嚴州者比
帥臣得人與否之異也然則諸路帥臣不
當^釋輕付蓋利害如此惟朝廷如意僭越
死罪

北山集卷第三十六

貞節堂袁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信安程 俱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臣昨備員禮部自三月初震駭憂憤即以病告連乞
外任又乞宮廟乃蒙除太常少卿臣以分義難安皇
恐卧家三具狀上省乞寢除命力伸前懇遂蒙除知
秀州至四月十日被受勅差不敢復辭龜勉赴任到
官已來竭盡疲篤幸無曠敗近臣僚論臣優於學問
而劣於權術長於撫綏而短於控禦恐海道有不測

之虞臣不能當閏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程某與閏慢
州軍兩易臣尋具狀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又淮省
劄備奉九月十二日 聖旨程某治郡人頗安之可依
舊知秀州更不對移臣疏遠小官才力綿薄誠如論
者所言聖朝仁厚愛惜士類不使坐疲輒不勝任之
誅量能因任許易閑郡而又繼蒙知察復賜獎與令
復故常非臣糜隕所能報塞然臣竊有誠悃非敢為
身實繫社稷朝廷安危利害不得不陳竊以浙西臨
江五州軍自鎮江至秀州五郡用人及戍兵皆當如
一仍各向前捍禦方能不使虜寇渡江如四郡備禦

貞節堂表氏鈔本

甚堅一郡稍弱使彼諜知虛實止從弱處渡江則四
郡之功一時皆廢二浙之禍何可勝言今鎮江常州
平江等郡皆擇強能之守又戍以宿將重兵而秀州
既無重兵捍禦江海而臣綿薄軍旅之事素未更嘗
又况如論者所言劣於權術而短於控禦萬一敵人
諜知緊慢止循北岸抹過鎮江常蘇等界直犯秀州
沿江海岸若土軍弓手用命奮擊尚可支梧但彼既
至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返則
難遡逆流以彼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 聖慈察臣危懇皆出

因誠特賜指揮檢會閏八月十二日臣僚所論與所
降聖旨兩易閑慢州軍指揮施行臣敢不量力所能
安輯民五仰報聖恩仍乞亟命大臣精擇秀州守臣
及分宿將重兵屯戍邊岸庶幾五州協力或保無它
利害不輕非敢為臣私計臣不勝激切候罪之至取
進止

臣輒有管見上瀆聖聰今者車駕雖暫駐吳越如臨
江諸將當時遣有命望才實清要之官往來軍前問
勞督趣責以守禦江津一則務令諸屯聲援聯屬二
則行在近臣人使常到軍前將士之心有所歸係如

貞節堂表

唐武宗征澤潞時諸宿將在屯亦遣御使中丞李回
督戰今雖事勢不同彼時但問勞督責使之聲援相
接心有係屬庶幾稍有固志亦一助焉取進止

臣竊以古人臨事圖功必先有定計今茲禦捍江
海戡定寇戎睿筭廟謨諒有長計臣愚不揆冒獻剛
畝之忠以為目今事勢當作兩段商量一則禦之江
岸使之決不得度當如何處置二則不幸彼既於一
處渡江即當如何處置何處設伏何處把截何處堰
閘當決何處道路當斷何處備禦令不能深入江南
西浙決能為行在後拒此二段須先有定計譬如善

奕之人先圖取勝不幸局勢既敗則於既敗之中料理收拾不至狼狽其後段亟當議定願先作蠟彈付之左右僕射及宣撫近臣萬一不幸彼於荆楚以至秀州忽於一處渡江遠郡未反知覺即各用蠟彈行與諸將諸州按以施行尚能拯急不至失措臣願陛下試採愚言付之廟論或有可取早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臣適者伏遇聖駕巡幸道由本郡臣以守臣蒙恩賜對親奉玉音以為守臣六職當以恤民為務所以固

貞節堂表氏鈔本

邦本而寧國家者訓飭甚備令臣訪察疾苦咸以上問此以見陛下愛民澤物至誠之心出於天縱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臣時到郡曾未浹日退即訪問耆老以謂秀州近年和買細絹最為民害蓋祖宗以來以秀州不產桑蠶故雖夏稅細絹尚止令上戶送納本色第三等以下入戶皆折錢入官轉運司却於出產絲蠶處置場取買以足歲額豈聞稅絹之外更加和買蓋以蘇秀州出米至多逐年和糴既已甲於他郡而杭湖等州屬縣多以桑蠶為業故和買細絹比他郡為多自靖康元年獻議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

之旨與夫諸州土產之宜但見杭湖等州和買縮數
頗多而蘇^秀不及因以為不均於是分撥八萬匹與
平江府而秀州管認四萬匹自是秀州之民於常稅
之餘和糴之外又加此一項和買縮縮於是民力益
困為害浸深後來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中因轉運司
狀以平江秀州不產蠶桑減秀州和買為二萬疋然
終是創添此項責以所無輸納之時遠於他州貴價
收買而官給價置不過八^百萬貧弱下戶未必得錢橫
被誅求急於常賦秀民疾苦莫此為大伏望聖慈深
賜祥察特賜蠲免和買縮則一州之民受惠不細

貞節堂表氏鈔本

臣謹檢坐皇祐五年許下戶折納稅縮指揮節文如
后

皇祐五年七月十二日州准轉運司牒准
三司戶部牒准中書批狀指揮節文兩浙
轉運司奏體訪得蘇秀兩州鄉村自前例
種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戶輸納夏稅物
帛為無所產多被行販之人預於起納日
前先往出產處杭湖州鄉莊賤價攬攬百
姓合納稅物擡價皆賣人戶要起限了納
費耗甚多官中又不納得堪好物帛虧損

官私頗為不便當司昨於皇祐元年内曾
體問得蘇秀州不產蠶絲人戶送納夏稅
細絹不便事理遂擘畫牒蘇秀州除第一
等第二等人戶各依常年例送納本色外
所是第三等已下百姓戶內稅物即告示
取便折納見錢遂便敷與出產杭湖睦州
差官置場依市價買得上等堪好匹帛數
目充備起發上京送納即無遺闕彼時官
司極獲濟辦至皇祐二年准三司戶部牒
請依舊例施行不得更令人戶折納見錢

貞節堂表氏鈔本

當司看詳逐州不產蠶絲難得細絹送納
不免依前於販易人邊高價買納下戶轉
成困弊又值疊年災傷人民轉更不易今
本司已認定逐年蘇秀州合上供匹帛管
在不虧失元額只乞許令本司將納到見
錢於出產杭越湖睦州收買奉
聖旨送三司依所奏施行

論本州冗負及權官等事

尋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益倉監官減三貢

竊見朝廷減省冗官而監司州郡未能上體朝廷之
意冗濫尚多無復法制以本州觀之可以槩見今具

如后一本令州賊倉乃有監官五員若減罷三員未
為闕事一依條唯繁難縣分知縣及巡檢縣尉課利
場務許差權官今本州錄事叅軍司理縣丞主簿皆
是權官又有未出官人將仕登仕郎亦權監當或簿
尉皆不應法一通惠鎮舊名青龍兼烟火公事最為
大鎮自來係朝官課闕今來監正二員內一員是舊
宰執家指使富人初任小使臣便符上件差遣若係
吏部差不知用何格法若係舉辟何由舉辟得行顯
見弊幸第一二項如蒙采擇乞作訪聞施行第三項
或忽廟堂要知推此措置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乞差陳沔充將領

契勘前知本州葉煥在任日奏乞武翼郎宋恩充本
州準備將領統領四縣弓手一千三百餘人今來宋
恩就差充東南第四將其秀州準備將領不可闕官
訓練統轄伏見忠訓郎陳沔在宣和間係處州劍川
縣監當時方賊作過連隘婺衢州等州至諸縣皆
被殘破而沔獨率縣人捍禦劍川相待累月賊不能
入不唯保全一縣倉庫生靈而又障蔽福建之衝使
無侵軼之患某不識其人然稔聞其事觀其已試可
見其才某今欲乞特差陳沔充本州準備將領填宋

恩闕庶幾緩急可以依仗

奉聖旨依

論撥還平江府定慧院官田

契勘平江府定慧院昨改充神霄宮日改寶教撥賜田十頃緣本院常住止有田三百一十六畝遂撥過崑山縣及本州華亭縣沒官田湊足十頃之數近緣神霄宮廢罷續准聖旨將平江府神霄宮元管田產並撥與定慧院切詳當時指揮必謂元初撥過田產盡是定慧院常住所以依舊撥還本院不知當來為要滿足十頃於別州院標撥官田充數所有撥過本州縣華亭縣官田二百五十畝二角三十步恐難以撥

貞節堂表氏鈔本

與定慧院本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鈞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天下神霄宮多是僧寺改充一例撥田十頃後來改還寺院竊恐似此帶却官田不少方今兵食為急財用無餘朝廷不應以官田却與僧徒坐食浮費

乞留鄧根通判秀州

竊見報狀都省劉子備生六月十六日聖旨指揮秀州通判朱原係先差下待闕人鄧根係明受元年三月十四日差合行改正令朱原赴任鄧根別與差遣某輒有誠懇上干朝廷契勘本州通判鄧根先任崇

德縣令方陳通之變親部弓手召募射生等人至杭
州城下追奔獲級及措置把隘整攝來路以制奔衝
後來本縣土軍結集為亂根率所領人兵夜半掩擊
手殺數人家乃爭奮賊以珍平托杭賊奔突之衝弭
一縣塗炭之禍故吏部劉侍郎珏採於公論應詔薦
根初不相識及召至行在適在三月崇德之政人人
知之故廟堂除根通判秀州以從公論今秀經去年
殘破之後軍兵闕少廩藏空竭又防秋不遠訓練新
舊弓措置城池除治器甲某雖竭力盡心以圖微
効當得強佐相與維持庶無敗事今朱原嘗歷寺監

貞節堂袁氏鈔本

朝廷選用之人心亦甚有才力但根已試之効州人
備知緩急易以率衆又嘗經戰鬪奮不顧身取勝擒
姦根亦自信某觀其人既不避事畏縮又不悅衆市恩
似肯向前協力圖濟若令因任遇事應猝功必倍差
伏望鈞慈留根終任如原才能揚歷何所不堪某素
不識根同官纔踰月本無情好何苦為根游說以罔
朝廷但為凋瘵之郡相次防秋措畫經營理須強佐
不獨在某有助實欲賴其已試共保一州少分憂寄
真切之情仰幸省察僭易陳叩伏深惶恐

根上舍出身乃有在武已試之効秀人所

安乞賜鈞察某竊以方今州郡藉僚吏
協力向前庶於難危之時可望全濟故某
昨因賜對乞差保守劍川使臣陳沔充准
備將領已蒙朝廷矜允某不識其人亦無
關節但欲得食材以備緩急今者僭易復
從朝廷乞一鄧根且留在任蓋非私情伏
乞矜察如來原指揮不可復回或依平江
添差一員候春暖無事日罷更取鈞裁

辟官奏狀

臣昨蒙恩差權發遣秀州軍州事即具申陳去年秀

貞節堂表氏鈔本

州軍兵作過撫定之初係差葉煥知本州事緣殘破
州郡本官節次申請辟官等事皆蒙朝廷施行今本
州事務繁重又甚昔時欲乞許侯到任檢具葉煥乞
得指揮申請施行尋准建炎三年四月四日都省劄
子依所乞令檢會建炎二年九月日准尚書省劄子
節文葉煥劄子乞將本州見闕奏尉添差尉應帥司
未曾奏差去處許臣奏差一次仍先次赴任九月二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臣契勘本州海鹽縣澈浦
巡檢素序在任過滿家差到敦武郎蘇敏中承替其
蘇敏中昏耄行步艱難明日不明見准提刑司牒體

量其澈浦是海口把隘緊要去處委是難以放令在任竊見忠翊卽毛璠孺頗有心力乞差充澈浦巡檢又華亭縣尉見闕未曾差人竊見迪功卽新宣州旌德縣尉石茂良雖是書生嘗游西北亦有心力乞差充華亭縣尉並填見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與差所貴防秋之時不致闕事奉 聖旨依

申呈兩府劄子

本州近依朝旨於見管禁軍內抽差一半計七十三人前去鎮江府防秋把隘仍郡融搜剔器甲應副前去各支盤纏犒設借請家粮外又發一季錢米住鎮

貞節堂表氏鈔本

江府交納訖至今月五日忽准浙西安撫都總管司牒揀選四十三人就令軍負張雅管押歸州仍指揮別揀禁軍四十三人令本州都監王本管押前去仍各要黑皮笠子袖襖衣甲弓弩箭鏃鎗刀等本州除已依應別行揀選上件人數發遣所有器甲並依今年三月內韓太尉勤王盡數搬取前去昨來已是那融搜剔器甲前去一番今來若又要四十三副如黑皮笠子等實無從出所有納襖見製造朝廷拋降二千領尚未了及本州都監二員內一員趙子震久患瘦病自五月內在假至今只有一員王本管押幹當

近安撫司揀選四十三人止令軍員管押歸州今來
人數一般竊意不須兵官管押除已牒都監王本不
須前去仍開折回申安撫都總官司去訖

小賂子契勘所換人數壯怯事藝相去不
遠後又費一番盤纏犒設借請等止是徒
欲本州困於應副如軍員既押兵士四十
三人回州豈有換去人數一般却須兵官
管押蓋緣按撫葉待制近作發運使日因
隨行兵士借支口券數少及巡幸事務所
牒各往逃走兵士倪榮等名糧等事嘗蒙

貞節堂袁氏鈔本

恠責其家子弟至今

申御營使司乞先次勒停使臣宋却狀
臣本州見今措置防秋事務依准近降指揮誘諭人
戶修築城壁某日逐帶領州事於城上簽書決遣仍
令官屬分頭管幹有本州指使承信郎宋却帖秀本
人往來檢察人夫媮惰其宋却自承差使後更不前
來管幹因其巡行城上點檢不見遣人追呼至夜不
伏前來至次日追到傲慢不遜某緣見興衆役理當
彈壓兼防秋急切若皆似此違犯指揮不伏驅使切
恐緩急難以使人某已枷送司理院勘兼本人近管

押隨軍米至鎮江府有欠米斛方行取問遂就令根
勘尋已招承自盜情罪除候結案依條施行外謹具
申御營使司伏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次勒停廢幾
軍興之際緩急使人不至違慢伏候鈞旨

奉聖旨宋却
先次勒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貞節堂袁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信安程 俱

狀劄四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臣伏覩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寇賊
滋熾慨然以四事詢于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
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
使之含糊前却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
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
理也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

則人皆莫敢盡情而任責矣且以近事言之時方主戰則主和者為罪人時方主和則主戰者以遠取以南渡為非是則執政以請移蹕而賜能避狄有定議則宰士以請駐蹕而外遷欲理財而資軍食者則或被聚斂之名欲治兵而厲威武者則或負不愛君之謗時有未至勢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斥廢使負大罪而被惡名此有志者所以解體而憂國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藺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善將如韓信不敢言去漢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劉晏不敢

貞節堂表氏鈔本

言理財以贍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信揆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憤於下蓋惜分陰秣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况席祖宗之成業因天下之思戴厲精嘗瞻覽群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為而不成何敵而不服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陛下聰明英武雖已出於天縱成於日躋然

古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與夫蓋于先王成憲者故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高中興主者以是道也人君之學異於臣庶學為王者事而已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莫不唯理之從而恢恢然有餘地矣臣願陛下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識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闥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脩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伏况陛下方勞心焦思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乃若截截編言沾沾自喜頌覆如主父偃險躁如賈捐之捷給如韋渠牟狂儉如李訓與夫浮華嗜進之徒得而為之則又不若無之為愈也狂瞽妄獻愚忠伏惟陛下裁赦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羣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四月納相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省寺監去冗官以來進用人才止有郎官闕次郎官遷陟止有左右史太常少卿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大理卿少御史臺官而所省之官其間蓋有不應全闕者而增置之員乃復繁冗儻損繁冗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員以補應置之闕則官不加多而事實治矣且六曹郎官在平時為高選然其進而為郎者有漸以有館職博士寺監丞少監府曹故也然文學才能積勞累資皆可充選其流不一故其遷有二塗平遷者則有七寺少卿三監長官其進擢者則為左右史太常祕書之貳左右司司業今則不然矣以郎官為重即則未歷朝廷差遣初離州縣之人皆可得以為輕即則其遷必為左右史等官者也又有舊為七寺卿少三監長官者往往無以處之恐非朝廷甄別人才御重名器之本意也某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嘗具

劄子於都堂陳述省官利害三省進呈有旨下都司
討論施行後乃中輟及至建康有司不復采照於是
寺監官吏一切罷之文書案牘隨亦散失竊尋其之
所陳粗有意義不唯官實省而事不廢其於祖宗之
制除用之差流品之異悉存其中似可裁用又其所
謂所省之官其間乃有不應闕者如著作郎佐太府
司農寺丞太學博士之類是也祖宗之時天下有大
功伐祥瑞忠節義士凡所應書之事皆宣付史館元
豐更修官制於是史館併入祕書省置國史案以史
館修撰置著作郎以直史館置著作佐郎專修日曆

貞節堂袁氏鈔本

是為史官蓋古之南史董狐與太史公之任也故自
是以來應書史之事皆宣付祕書省夫秦趙列國雖
一時好會猶未嘗不以史官自隨所謂趙御史書秦
王為趙王擊缶是也今天下雖多事然國之大事與
夫義夫正婦伏節死義之臣不有史官書之則無乃
浸廢大典而無以勸懲天下乎又戶部度支金部之
有太府所以謹關防吝出入也舊四丞書押鈔引又
書按行庫藏猶不暇給今則一負專管鹽鈔餘皆歸
之戶部事猥至則姦弊積矣又諸路漕運輸於闕下
則司農主之戶部領其凡目權其出入考其登耗而

已今行在以錢糧為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
今為急僮用太府二丞以稽出納司農一丞以佐太
農軍器一丞以掌繕除則體統備而官曹清矣又學
校號為教化之原古者衰亂之際僭竊之邦猶假宗
儒之名以修俎豆之事况魏魏大宋雖居無常處以
圖中興之時亦當愛禮而存羊也今國子監有丞一
員僮置太學博士二員以備經術文詞之選未為過
也如其所陳若祕書省丞郎著作校正通置五員與
太府司農軍器丞太學博士所增共不過十員今寺
監之吏失職者衆所在胥徒乃有事簡祿厚而猥多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者若損繁冗不急之官均厚祿無庸之吏自足以充
所增之數矣所有其於建炎三年二月所陳省官劄
子謹錄本在前伏望鈞慈更賜采擇

修城乞度牒

本州幫築州城裏壁並已周匝并開廣城濠狹處增
築上城漫迫及增添樓櫓三十座並皆了畢所用磚
灰砌城裏壁相次了當除依朝旨勸請外先具狀申
乞朝廷支降度牒紫衣各五十道支還磚灰等錢雖
蒙省劄行下轉運司至今文移往回取會切恐猝無
給降之期它日別有興作人不信從欲望朝廷委官

徑行檢視所申有實則乞即賜指揮給降上件所乞
紫衣牒各五十道右牒具呈取鈞旨

申宰執劄子

某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程某
治郡民頗安之可依舊知秀州更不對移某疏遠小
官才能無取仰蒙鈞造曲賜知察非某糜殞所能報
塞固當夙夜殫職死而後已不知其他然有悃誠事
關利害不敢不陳竊以秀州若只如今日車駕駐蹕
平江府江北無事則雖疏拙不才有如某者竭盡篤
蹇以赴事功自度未至曠瘼上貽朝廷之憂若江北

貞節堂袁氏鈔本

少有邊塵之警則秀州乃是沿邊州郡如前日臣僚
之言所謂海道不測之虞者以其縣簿與本州事力
誠不能當不過率衆嬰城以死償節而已於國事未
有補也不然朝廷臨時方議易以強敏之臣不唯州
將於郡人無拊循之素而倉猝之際方易郡守轉使人
心不安又使新除者以迫於倉猝無以集事為詞被
代者有僥倖避事之謗此其所謂事關利害者非以
小己之私而已伏望鈞慈特賜敷陳將秀州便比臨
邊控扼要處於從容無事之時擇強敏勇略之人付
以郡事庶幾不至臨時顛沛以負委使伏乞檢詳閤

八月十二日聖旨指揮早賜陶鑄一閑慢州軍誓當竭力以報恩造

小貼子某近具劄子陳懇乞賜陶鑄與衢處州對換一處所貴秀州臨海控扼去處早得強能守臣備禦不測伏望矜察

二月納富樞密劄子

平江府司理叅軍薛倬建炎二年進士出身閩人強力喜功嘗依雄州守遊邊至燕山遇金寇初入脫身歸為雄守護家屬六十口致之京師有氣義自言曉遁法壬課骨強長大赴事不功辭難者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納相府劄子

竊聞平江以北河中流尸及兩岸遺骸頗多不唯氣象足以傷和氣而致凶年其臭穢發越亦足以致疾疫欲乞指揮下諸路各令逐州差官一負立限收拾上件骸骨於係官地作大塚深坎埋瘞訖勒逐州軍具收瘞淨盡保明狀申尚書省仍乞密委監司一負按行知尚有收瘞不盡去處令按本地分元被差官施行庶幾掩骼埋胔不違時令而澤及枯骨見於聖時

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王管杭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清修簡易宣和中置補完書籍於祕書省兼用舉人尋即命官時招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為王府講書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罷

奉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何渙榜鎖廳及第特改官為鎮江府教授曾任司農主簿其人嗜學有思慮臨事詳審不苟清修有耻頗亦能文

竊見此月以來積雨汎溢聞之道塗近郭之田已無可望而城中軍民多是席屋居住上漏下濕皆不聊生物價益高人情咨怨其間有舟行去處恐致淺澀

貞節堂袁氏鈔本

所以不敢放泄斗門欲望朝廷更加詳酌稍移遠日俯就權宜若頓事早畢即放泄積潦使人情稍獲舒甦為利不細

竊見久雨不止柴米益貴四方士大夫日至省部注授差遣行在食口愈多物價愈長軍人百姓愈見不易緣五月半已後到部之人合候詮試留滯頗多儻降指揮並與免試叅部注擬庶幾逐旋發遣不至擁塞使遠方寒士無坐食留滯之艱亦使行在食口稍減物價不增况至八月別無試場又迫明堂大禮臨時必恐放免詮試目今徒令留滯無補銓量伏望鈞

慈更加裁酌

竊見朝廷自訪求國典以來士庶所獻之書稍稍全備憲章稽古漸有考證然國步尚艱未見回鑿或定都之所謂當裒緝副本藏之名山深僻僧寺俾之守掌歲度僧一名候朝廷收取自罷其今來所請如蒙聽采乞即行指揮踏逐去處收置掌管所有度僧自紹興二年始仍令本縣令佐於交替日批書印紙無敢失損壞兩相交管及不得將出本寺院門依祕閣文書法科斷住持知事僧亦依係帳物交管右謹具呈取鈞旨

貞節堂袁氏鈔

小貼子契勘自來僧寺有御書恩澤去處雖經兵火所有御史多是倉猝收藏存在蓋逐寺院僧行利度僧恩澤莫不用心收掌

再論省官劄子

某昨具管見劄子錄白建炎三年二月內所上省官劄子繳連申呈仰下聽采今竊見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備坐臣僚上言欲叅酌議斷自宸衷稍復常負併領司局事竊詳某昨所陳利便欲乞檢降以備群議之末內有講究未盡去處今具如後一如某昨來

所陳管見或患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誠有此理今若將修書了畢合罷局分人吏之數及取會閑簡局所人吏數自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僮以三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收置

如軍器司農多可置四人則太僕衛尉只須二人

又如軍器轄下有軍器所可

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決一名充太僕吏額若皆如此則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者

貞節堂袁氏鈔本

非所患矣所有人從只以郎官見破人數更不增添如某所乞置博士司農軍器丞及增太府一丞所破人從不多通以所屬曹部郎官寄廳人充亦非增置一如某昨來所陳管見或慮它日差除浸廣負數暗增無異未省之時益費廩祿今若將截日行在見任卿少以下官負數目降一指揮條具併復之後它日行在官所除之數毋得過此如此則它日差除浸廣負數暗增益費廩祿者非所慮矣况如某所乞止是上下遞兼別無增置而所增丞簿博士不過五員并朝廷近置祕省八員共十三員今罷局之官及無事

冗員可減之官儻取見數目量加罷減當不啻十三
又又其俸入一人之費可贍二人初無增費右謹具
呈

論事劄子

會罷職
不果上

臣竊觀自古國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詢於廷臣使
各盡其說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雖用甲言而
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時契丹大入陳堯佐蜀人請幸
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建康唯寇準請親征以幸澶
淵而虜以敗衄向使用欽若堯佐之言則大事去矣
及凱旋社稷再安然終不罪欽若堯佐者以謂寧失

貞節堂袁氏鈔本

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議臣之口故也國家有急
臣下獻計苟可以紓禍難安國家者蓋將無不為也
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紛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謀之
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豈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難拯
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時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張洎
以蠟書結太原以緩師者會洎以使至太祖面詰將
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為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
紓禍者無不為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
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為問罪之端也然為李氏者不
聞罪張洎以蠟書致討也何則知其將以排難拯急

而然耳不幸事洩臣觀自頃以來謀議成敗以計畫
異同為終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後來者雖身在廟
堂事方危急而終莫敢披心腹盡底蘊必回互含糊
莫以身任成敗者其心以此為戒故也臣嘗竊憂之
以謂此非社稷之福也夫事之本者莫若敵國之和
戰車駕之行留方李綱主戰則李邦彥等以主和為
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則李綱以主戰而遠貶黃潛善
以南渡為非是則許景衡以請移蹕而罷斥邇日以
遷避為良圖則論事者以請駐蹕而外遷然則久安
得不務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綱邢倅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結余睹謂之疏率可也因以致敵人之怨謂謀之不
臧可也其謀遠洩而適不中耳使其謀遂行世必以
為奇計也雖然使無是虜人之憑陵迫脅亦極其力
而後已也然固以謂二聖北狩職此之由則臣愚不
識也然則雖有智如陳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間勇如
藺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不敢不受
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不敢違眾論而起兵
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互則將
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綱默廢之可
也若聲其罪於天下而其說不當於人心則人不信

伏而有後言矣不唯非號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橫身
任事開口獻計者不敢謀此國之大患也車駕之在
揚州有為翰林學士者方侍講讀被聖知為彼計者
保身緘默不失主眷則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
口論天下財計慕劉晏之為欲以紓民力資軍食富
國而強兵者會孫覲論常平之法詔俾討論其追積
欠責苗本錢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詔旨因以為
聚斂之臣朕知其姦而罷黜以此播告臣竊以謂沮
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財利臣所不曉方討論常平法
時行在士大夫以為非者大半臣以與言問之主議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者為臣言財賦之出於民多取誠不如寡取寡取誠
不如勿取然今國家艱急方欲西向復中原非兵食
不濟也與其無名橫斂於民如賣官告責免夫曷若
因舊法而損益之取之微而積之多於國計有補而
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紓目前之急恢復既定雖常賦
猶當時一復之其所以為聚斂之臣具為姦者臣愚
不識也然則雖有李愔不敢盡地力雖有劉晏不敢
議平準蓋聚斂之名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當事人
人不敢盡謀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則艱危
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此亦臣之所謂非社稷之

福者也臣既忘軀昧死以盡忠矣請遂畢其說如近者奮不顧身惟力是視思赴國家之急者如宗澤亦少矣然而沮挫詰責之曾不得舉首雖以老病盡年而不知者至以為朝廷沮死豈不傷忠義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論者以為位高望隆奮不顧死者朝廷輒疑而憚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聞也聖主豈有是哉日者杜充守東都威望日著提兵來朝遠方之人雖不知其所設施然聞之者若隱然可恃而增氣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謂朝士已有論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澤之疑復生於輿論也夫國之成敗

貞節堂袁氏鈔本

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于士氣之銳惰士氣之銳惰在黜陟好惡之是非使祿食之人皆解體而歎息則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近依准尚書省劄子乘遞馬赴行在二月九日道由浦江縣雇夫不時得留滯一日無誰何者塊坐逆旅因訪問縣令為誰稱是王三錫方致齋不出且以非意將代去無意於事其人又具言浦江初闕令郡檄王三錫權縣事會有潰兵入境郡遣人招安本縣應副錢糧潰兵聽命知州沈晦以王三錫招安應副有

勞奏乞正差知浦江縣勅未下間有先授浦江知縣
劉某到任交割半月餘日王三錫差勅下遂却替罷
劉某其劉某尋得官秀州華亭而浦江有邑豪二人
初以物力事怨王三錫遂率人經監司及朝廷陳狀
乞留劉某稱有治術且稱三錫是婺州人恐於縣事
不無顏情三錫遂具狀申陳若身有贓私乞付獄究
治尋下監司體量並無不公迹狀猶蒙朝廷令與劉
某兩易愚竊以王三錫若有不公罪犯此二邑豪必
無容隱劉某到任半月未應便致百姓挽留徒以邑
豪二人初懷小憾既率人舉留劉某恐三錫不去深

貞節堂表氏鈔本

懷反側遂出死力取必朝廷卒能回已行之命遂一
己之私况此二人既有財豪一縣令者又能上奏朝
廷去留縣令在任者排之使去已替者挽之使來以
下凌上權移匹夫竊恐此風浸不可長此事雖小而
所繫者大區區愚慮敢以上裨聰明或加省納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右某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
從事盡弊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祕書省稽叅舊章稍
儲俊造而某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摭見聞及

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為書凡十有二篇列為四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二冊詣都堂呈納所有進本欲乞批狀送通進司收接投進仍乞以副本藏之省閣以備討論謹具申尚書省

納宰執論事劄子

竊見車駕到杭以來朝廷所降劄子紙札字畫苟簡太甚事體削弱而又出勅太遲使有司奉行或有窒礙如朝廷職事官俸錢即有行試守之異劄子不帶則勘請不行郡守近制則有路鈐轄都監之名設有本路宅州士卒違犯論咆哮長吏則是杖罪論犯階

貞節堂袁氏鈔本

級則當處極刑若劄子既未具細銜則豈敢便從階級行遣舉此二端則知出勅太遲窒礙如此欲乞朝廷若有差除後省如別無繳駁則自經由三省至發勅給付各立日限所責不至稽遲所有劄子亦乞稍令知法

二

竊以政本之地是謂朝廷在京師時都堂及尚書令僕廳是也朝廷之上百官朝集期會未嘗不以官班為序若行私禮則以雜壓序坐而已今月八日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於都堂據御史臺貼定坐圖無復舊

制不唯官序紊亂仍亦臺省交叅謹按故事定臣僚
謚於都省本省官集於令廳而莅以御史一員宰相
左右丞坐於中六尚書近南稍退侍郎重行於後左
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諸曹郎中諸曹員外郎以
次分左右重行於後考功郎官博士御史皆設特位
面北而坐乃傳議以次書字亦未嘗設案紛然也亦
未嘗有陞考功禮部郎官太常博士於尚書侍郎之
列而雜置憲臺後省官於寺監郎官之間者也今雖
以大典禮之故集監察御史以上議於都堂不止尚
書省官亦當倣平日尚書省定謚之儀而為坐次也

貞節堂表氏鈔本

誠知既往不咎竊恐它日定臣僚謚復循此舉紊班
著之常失朝廷之體故敢僭易有言仰裨聽采所有
舊日坐次謹具圖子在前機政之暇乞賜鈞覽

三

竊聞虔賊李敦仁昨犯建昌軍先經南豐縣其本縣
上三鄉人畏懼投降賊退之後各已歸業而本軍主
兵人乃欲盡殺南豐上三鄉人以為功遣人燒蕩廬
舍奪取牛畜致其人失業聚眾却行劫掠下三鄉人
切恐兵連不解遂為寇賊又有建昌軍人保義郎姓
管人於提刑司乞往招安李敦仁遂被差委仍令本

北山集卷三十八
軍應副其本軍主兵人稱是李敦仁奸細收送本軍
并其骨肉盡行枷禁地遠未知事實萬一不虛竊恐
合行措置體究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